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福与祸 (下)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福与祸(下)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 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 译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 委 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主 编 张新泰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 组 长 刘 宾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不朽的生命画卷 ●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毛拉翟丁——阿凡提 ●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怀信可汗 ●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魔鬼夫人（上、下） ●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跨越天险 ●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白杨树下 ●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福与祸（上、下） ●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滔滔多浪河 ●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王素甫·艾沙/译
晨露 ● 热孜玩古力·于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松柏之墓 ●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博坎传奇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脱列甫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盘山路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原野飞雀 ●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内初班的日子 ●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一张牛皮的故事 ●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蓝色梦想 ● 阿不都/著译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第二十三章

红柳宾馆前面人山人海,过往的行人乱哄哄的议论着什么。人行道用红布条挡了起来,不得不绕道行走。因为,用红布条挡起来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尸体。从尸体的口、鼻、耳朵里喷出来的鲜血流到水泥渠里,水泥地上凝固了好大一滩血迹。围观的人互相推攘着、拥挤着,伸长脖子争先恐后地看着尸体,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小伙子的死因。有的人仰起头,指着四楼说:“你们看那,他就是从四楼跳下来的……”。就在这时,有位柳眉大眼、魔鬼身材、如玉似花的少妇抱着四、五个月左右胖乎乎的男孩也挤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她惊恐地张望着仰躺在彩色瓷砖上的小伙子尸体。就在这时,脸上冒着汗水的胖嚷嚷的老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不顾警察的阻挡像疯了似的硬要往那个被控制的现场里闯。警察怎么劝她,她都不听。歇斯底里般吼叫着要扑向尸体。这位胖老婆子身边有一位长的秀气的年轻孕妇,也苦苦哀求警察:“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进去吧,那个跳楼人是我哥哥。他叫艾赛提,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过去,看看我的哥哥呀!”她哭的那样伤心。

“我的警察孩子们,”那个胖嚷嚷的老女人哭天喊地的求着警察:“我是那

死去小伙子的母亲,我的名字叫乌斯纳尔汗……”

乌斯纳尔汗这么一说,那个抱着孩子的漂亮少妇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了出来,赶紧走进红柳宾馆,急忙上了三楼,急促地敲起308房间的门。门一开,从房间里走出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望着门口站着的少妇问道:

“你是美合丽班吗?”美合丽班点了点头。那个小伙子把美合丽班请进了房间让她坐在沙发上。

“凯迪尔丹给我说过,你一早晨就会过来找我的,怎么都十一点了你才来。如果你再不来,我还想着给凯迪尔丹打电话呢……”

“真对不起,警察挡住了人行道不让走,我绕了个大圈子,所以来迟了。”

“尸体运走了吗?”

“不,还在那里躺着呢!”

“唉,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个年轻人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道:“那个家伙这次去广州走私毒品,为了避开警察的耳目蒙混过关,让自己的老婆当了替罪羊把她送进了监狱,自己带着海洛因回到了新疆。他为了安全起见,没有直接回家,而带上海洛因在红柳宾馆开了个房间,把毒品藏在那个房间里。谁知广州的一个知情者给新疆公安部门打了个电话举报了他。因此,当公安人员闯进他住的房间的时候,他就跳楼自尽了。”

“这个海洛因是魔鬼的化身,谁若碰上这个魔鬼就必定家破人亡。”美合丽班一脸的哀伤表情。“如果谁一旦染上了毒瘾,神仙都救不了他(她)。”

“你看我,光顾着说话,忘了介绍自己,”年轻人用指头弹了一弹夹在手指的烟头灰,然后看着美合丽班笑了笑,“我在广州跟凯迪尔丹做布料生意。我的名字叫穆尼尔丁,我是伊犁人,这次我回伊犁,凯迪尔丹再三叮嘱我说:一定替我看看老婆和孩子。不然,他会生我的气等等。所以,我为了亲眼见见你们母子俩,给凯迪尔丹报个平安,又耽搁了一天。”

“是啊!都说做生意人的时间比金子都珍贵,真是麻烦你了。”

“凯迪尔丹给了我一万元,让我交给你。”说着,穆尼尔顶打开旅行包拿出一沓子钱放在了茶几上。然后,向美合丽班怀里的小家伙伸过去手说:“过来吧宝宝儿,我要是给你爸说,我抱了你,还亲了你,他肯定会高兴地哭。”

穆尼尔顶抱起那个卷发、两道黑眉连在一起的又白又胖的小家伙在房间

里转了几圈儿,他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大塑料袋道:“小家伙,这个呀,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美合丽班,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呀?”

“凯赛尔”^①他外公说:让他成为向他爸爸一样勇敢、有胆有识的男人。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嘿,小家伙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哦!说真的,凯迪尔丹真的是个正直、善良、仗义、有胆有识的男人。用和田话说就是,胆大如虎,凯赛尔满周岁了吗?”

“还没有,才五个月。”

“哎哟,好家伙才五个月就这么大?这小子将来肯定跟他父亲一样,是个高大魁梧、英俊帅气的男人。”

美合丽班伸手刚把孩子接过来,穆尼尔顶就把大塑料袋递给了美合丽班,感到不好意思的美合丽班没有立即伸手接。穆尼尔顶笑着道:

“我也是个父亲,在伊犁的家里有个两岁的儿子。”穆尼尔丁微微地笑着,一脸温和的表情,“我和凯迪尔丹一起上街买的,因为我俩的孩子都是儿子,所以买了一模一样的衣服,塑料包里还有糖果和玩具什么的,还有这一万元,这些钱你拿好,搁在保险点儿的地方。”

“我现在暂时还不需要钱。上次他给我的钱我还没用完呢。我需要的是他的平安。”美合丽班哭了,她哽咽着继续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们母子俩健康平安,生活得很好。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娘儿俩,让他别挂念我们了。”

美合丽班跟穆尼尔顶道别后,走出了红柳宾馆。这时,挤在宾馆前面的人群早已散尽,尸体也已运走了。那个哭天喊地的胖老婆子乌斯纳尔汗也不见了。刚才说,我是死者的妹妹的那个漂亮孕妇,现在不省人事地躺在一个瘦小老头儿和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小伙儿怀里。

“我的闺女祖丽阿依,我的心肝宝贝祖丽阿依。”那个瘦小老头带着哭腔喊着,“你睁开眼看看我,都是那个恶老婆子把你逼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呀!”

那个帅气的小伙儿名叫卡孜木,他不断地劝说着那个瘦小老头儿:

^① 凯赛尔:勇敢,有胆有识的人。

“阿巴克哥，我们拦个出租把祖丽阿依带回家吧，她的毒瘾又发作了，赶紧得给她打一针，不然，她会有生命危险的。”

果然，那个漂亮的孕妇，脸色苍白、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得很厉害。走在路上的美合丽班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凯迪尔丹在她面前经常提起乌斯纳尔汗、阿巴克·托合提、祖丽阿依等这些名字。所以她对这些名字很熟悉。心地善良的美合丽班走在路上自言自语道：可怜的姑娘，自从失去凯迪尔丹以后，承受不起跟深爱男人离别的痛苦，就用吸毒来自毁自灭啊！哦，对了，凯迪尔丹知道祖丽阿依怀孕了吗？要不，我写一封信，在信里把祖丽阿依怀孕的事儿和把她最近的遭遇告诉凯迪尔丹。趁穆尼尔顶从伊犁回来之前，我应该把信写好，让穆尼尔顶带走……

阳春三月，春风送来凉丝丝、湿润润的气息。美合丽班抱着儿子凯赛尔费了一番劲儿才上了公交车。可能是个大学生，有一位手里拿着书的年轻人一看见抱着孩子的美合丽班在公交车上站不稳，赶紧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她。美合丽班向那位年轻人道了谢后坐在了座位上，她为了掩饰从眼窝里涌出的泪水，把脸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脸上望着窗外。她在流泪，她想到他那个吸毒成瘾的爸爸而伤心落泪。

政府通过搬迁政策，统一征购了友好路的那片拥挤破烂不堪的贫民区，并拆掉那一片贫民区修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政府根据住宅户房屋的面积以及不同的状况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拆迁补偿。得到赔偿金的大部分拆迁户买了宽敞的商品楼房住进了新家。还有一部分，买了宅地建了房。阿巴拜克力那个巴掌大的院子和破旧的两间屋子政府也给他补偿了8万元。

当时，阿巴拜克力只需花六万元就能买上在郊外三室二厅的商品楼房。可是，见钱眼红的阿巴拜克力用3万元在南湖棚户區买了比自己原来的房子还要破旧的两间平房，剩下的五万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缕缕毒烟化为乌有了。现在，没钱吸毒的阿巴拜克力的心思都在凯迪尔丹那个装修豪华的楼房和价格昂贵的家具上。他一心想着赶在凯迪尔丹回来之前，尽快把他的家产和房子卖了变成现钱，装在兜里逃之夭夭。所以，他向美克丽班发起了攻击。他为了挣点儿买白粉的钱，隔三差五的到市场摆烤肉摊子卖烤肉。因为，阿巴拜克力买的新家很偏僻，需要倒三次车，再步行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走到他

的家里。所以，阿巴拜克力每次到市场卖完烤肉，嫌自己的家远就不回去，干脆住在女儿的家里。每次住在女儿家里时，第二天早晨故意不起床睡懒觉。他瞅着女儿出去买菜、买肉，或带着儿子上街，去看病的机会，他就急忙起床，趁女儿不在，他翻箱倒柜，偷走家里他能拿得动能值钱的东西。阿巴拜克力的毒瘾一发作就变得疯狂，手下不留情。他不但拿起菜刀威胁要砍美合丽班，甚至把美合丽班打晕，抢走家里值钱的东西卖了吸毒。现在美合丽班家里的家具一个一个的不翼而飞，越来越少了。家里摆着的三十五寸的日本进口彩电、两个音响、冷热空调、铺盖在双人床上的土耳其床单、一组沙发、落地皮箱，盖在柜子上面的进口编织品，挂在墙上的杭州淑雅地毯等等，都在阿巴拜克力的口中化为白烟了。

前些日子，居民区通知要给小孩打预防针。美合丽班带着凯赛尔打完预防针回来一看，铺在客厅的8米长的杭州淑雅地毯不见了。现在客厅里只剩下了一组价值一万二的沙发和在窗户上挂着的进口窗帘。还有大镜子、饭桌，都很笨重，因为阿巴拜克力搬不动，所以暂时被留了下来，要不然，他早就卖了个精光。

美合丽班哭过、闹过、哀求过父亲……，她哭得那样的伤心，那样的无助。她望着天空，祈求安拉洗净他父亲全身的污秽，洗清他肮脏的灵魂。祈求仁慈的主帮她父亲解除白色魔鬼的缠身。美合丽班哭啊哭啊，哭得天昏地暗，却没有感化那个丧尽天良的父亲。因为，一个人一旦染上了毒瘾，他就变成人面兽心的禽兽！

这些日子以来，悲哀、伤痛像堵墙，像巨浪般压过来。美合丽班经受着常人无法经受的磨难。她在心里无数次地问着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但是除了悲恸的哭声外，似乎再无法发出其他的声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邻居们给美合丽班出主意道：还是把你爸爸送到公安局，他们会把他送到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的。如果你父亲这样下去，你这日子还有个头吗？实在没有办法的美合丽班心想，还是让爸爸去戒毒所吧，只要他能戒毒，重新做人，我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愿意。美合丽班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一听说让他去戒毒所戒毒的阿巴拜克力暴跳如雷，他怒吼道：

“我听说去戒毒所戒毒的都是些年轻人，我去给他们当老爸还是当外公，

啊？你让我去那种地方丢我的老脸，让我受折磨是不是？还不如我自己上吊算啦！”美合丽班怎么劝阿巴拜克力他都听不进去。

有一天，住在四楼刚三十出头的夫妻邻居伊力尔老师和祖丽皮亚老师把美合丽班叫到他们的房子。

“美合丽班，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挺辛苦的。”伊力尔一脸的同情地说：“你这个父亲太不像话了，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呢？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和我的祖丽皮亚姐商量后认为，我们作为你的邻居有责任到公安局揭发你父亲……你看怎么样？”

“如果你们去公安局揭发我父亲，他还是会怪我的，”美合丽班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可怜巴巴地流着泪继续说，“再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呀，我怎么忍心看着警察到我家抓走我爸爸呢……”

“如果你爸爸强制戒了毒，不光对你是一件好事儿，对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甚至对他和社会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祖丽皮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道：“你就放心吧，如果你没钱送你爸爸到戒毒所，我们借给你，我们听说，强制戒毒费是五千元。”

“伊力尔哥，祖丽皮亚姐，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世上最好的人。如果我爸爸不怪我听我的话，五千元我自己能交得起。因为，凯迪尔丹走到时候给我留了一笔钱。”

“那样更好！”

没过几天，警察到阿巴拜克力的家把他抓走，送进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第二天，美合丽班到戒毒所替父亲交了五千元。阿巴拜克力在戒毒所治疗了一个疗程也就是四十天，拿了一张戒毒康复的证书从戒毒所出来了。美合丽班看着父亲和以前一样，摆烤肉摊子一本正经的做起烤肉生意的样子，简直高兴的整天合不拢嘴。

但是，好景不长。美合丽班的欢乐和喜悦瞬间就消失了。她又回到了以前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切又被大雾重锁。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阿巴拜克力又开始复吸了。完全绝望了的美合丽班对世界上所有的毒品生产者以及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心生怨恨，疾恶如仇。她诅咒这些人突然染上瘟神、霍乱什么的绝症，一夜之间一个不剩的死个精光。可是，一想到凯迪尔丹也在吸毒，

她就对自己的诅咒悔恨莫及，她又马上向真主祷告道，“真主哇！宽恕我的罪过吧，我要收回我的诅咒，因为我的丈夫也染上毒瘾了啊，我不想让我的丈夫死呀。因为我深爱着他！仁慈的主啊！求你发个善心，同情和怜悯我和儿子，把我的丈夫从昏愤中唤醒过来，让我们团聚。赐幸福和平安予我们吧。”

美合丽班在悲哀怨恨的思绪里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友好路站。她下车后走进小巷，一眼就看见了家属楼大门前停着的半挂货车。有好几个汉族民工正在往车上搬高档沙发以及玻璃柜子和别的家具，还有个汉族民工正拉着绳子绑着。美合丽班急忙跑了过去。就在这时，阿巴拜克力把一沓子钱装进了内衣口袋里，他对货车司机喊道：“你快走！”明白了一切的美合丽班哭叫了起来。但是，阿巴拜克力咆哮着把美合丽班连拉带推的拖进了小区院子里……

美合丽班一进家门，让儿子坐在地板上铺着的褥子上面，朝阿巴拜克力扑了过去，揪住他的领子，捶打着他的胸脯，边哭边骂：“你说，你还配做父亲吗你，啊？哎，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该死的恶棍！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啊？一个好端端的家让你弄得家徒四壁。我对凯迪尔丹怎么说？我还有脸见他吗？你看看，你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了？凯迪尔丹在生活上照顾我们父女俩，他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手，给了我们父女优越日子。可是你这个禽兽，你这样做能对得起他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简直不要脸啊！你是人还是从外星掉下来的怪兽！”

但是，阿巴拜克力不动声色地拍着美合丽班的脊背，把她拉到儿子跟前让她坐了下来，自己也坐在地板上。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羞愧、内疚之色。他早被冷酷无情、铁石心肠、惨无人道占据了他的身心。

“哎，美合丽班，你真是个没脑子的傻孩子，”阿巴拜克力阴阳怪气的拉着腔调开始发话了，“我对凯迪尔丹怎么说？我还有脸见他吗？这都是屁话！现在的人哪个不想大把大把的捞钱？钱，只有钱才是真话！有些人在贩毒挣钱，有些人用肉体挣钱，有些人在当官挣钱，有些人在当职业杀手挣钱，有些人在当强盗挣钱，有些人为了钱杀爹杀娘！钱！钱！钱！这世界不就是金钱和权势组成的吗？归根到底，人就是为了钱而活着，没钱你就是死路一条，你知道吗？什么善良、良知、人性、尊严、道德、人品等等……什么为人类奉献爱心，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尊严，什么仁道主义啊……统统去他妈的，骗鬼去吧。你

看现在这社会到处是阴谋诡计、颠倒黑白、挖人墙脚、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抢劫诈骗、丧尽天良！为什么？一个字，就是为了钱！闺女呀，钱就是你最好的朋友，钱就是你的爹娘啊！为了钱，六亲不认，敢杀爹娘儿女的人才能挣大钱、发大财呀！这世上哪有做亏本买卖的傻子？再说，闺女啊，这些东西是凯迪尔丹的，又不是你的，用得着你来替他喊冤心疼吗？这些钱财他是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遗憾的是，那个傻瓜混蛋没有珍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找的，活该！钱这东西啊，能把世界碰撞得天翻地覆。更不要说渺小的你和我的命运了。起码有的人就为钱，这扔给狗狗都不吃的东西而苦恼，而紧张，而绝望，甚至去坐牢去死。你爸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闺女啊，你爸我要是没钱买白粉，毒瘾发作，就会痛苦而死去的。难道，凯迪尔丹的这些东西比你老爸的命还要重要吗？这世界上你就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啊！你对老爸的心未免有点儿太狠了吧。我们父女有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闺女啊！白粉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呀，你抽了白粉就飘飘欲仙，享受天伦之乐呀……”阿巴拜克力越说越激动，眼角儿都湿润了，“其实我没有毁你们的家，我是在享受天伦之乐呀……”阿巴拜克力的脸上挂着一副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合丽班的目光停留在父亲不知羞耻的脸上，泪大颗大颗地从脸上跌落下来。他看着父亲那七分吓人、三分冷酷的脸，心中的震撼和哀伤无法言说。她脑子里闪过了一丝寒意，再次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内心和神经，多么可怕的父亲啊，她未来该怎么办？她不敢再想下去，她突然觉得浑身痠软，像一滩泥一下子瘫在地板上。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怒吼道：

“你这歹毒没人性的野兽啊！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说现在这社会惨无人道，没有廉耻，没有正义，没有阳光，没有人性和道义了吗？像你所说的那样社会到处布满邪恶和不人道吗？你到茅屎坑去吃屎吧你，满口胡言乱语，满口的歪门邪道！你听好了，天地已至善为道，所以社会上还是心地善良的人多，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沐浴在善良和正义的阳光下，邪恶是长久不了的！总有一天，像你们这样泯灭人心的恶魔必定要受到正义的审判！”

“我的好闺女，你说我是吸毒成瘾的恶魔，你想想看，你那么爱的凯迪尔丹也是吸毒成瘾的魔鬼啊！”

“他吸毒不像你去偷去抢，疯狂耍无赖，不要人性和自尊，为了吸一口白粉

不择手段!”

“这就对了,他现在有钱,有足够的白粉在养吸。他不像我,没钱吸毒,毒瘾发作,煎熬痛苦。如果有朝一日,他没钱吸毒了,他肯定逼着你去卖身吸毒的。你信不信,我就死在你面前。”

听到父亲的话,美合丽班反而沉思了起来。是啊!有些吸毒的要是毒瘾犯了,卖儿卖女、逼妻卖淫、还逼着父母要钱,如果跟父母要不到钱就用斧头砍、拿刀子捅。什么样儿丧尽天良的事儿他们都能做到出来。美合丽班耳闻目睹着这一切。有些吸毒成瘾的人,为了能吸上一口白粉就忍心目睹自己的妻子女儿被别人蹂躏、糟蹋。是啊!要是凯迪尔丹一旦没钱抽白粉了,是不是比她爸爸的心都黑,残忍?太可怕了。

“这下我说到要害处了吧。所以,女儿啊,不要光责怪你的爸爸,你还是多想想你的爱人凯迪尔丹吧!”看到默不做声的美合丽班,更加得寸进尺的阿巴拜克力又道:“这套楼房原价是二十八万买的。这套房子因为是豪装可以卖三十二万。这房子要是能卖三十二万的一半,我们父子俩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你做白日梦!”美合丽班厉声喊道:“你要是敢卖这套房子,我就去公安局告你,让你坐牢!”

“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你对父亲下不了那个狠心。”其实阿巴拜克力知道自己的女儿不忍心把他送进监狱的,“广州是个花花世界,谁知道你日夜想念的那个凯迪尔丹,在广州搂着个汉族美女在享受甜蜜的爱情呢。他走的时候,跟我亲口说:过三、四个月我就回来把美合丽班一起带走。可是现在都过去八个月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有。他在这儿都敢包二奶,难道在广州那个自由世界里不敢包三奶、甚至四奶……”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他不是那种人,我不相信你的鬼话!”

“闺女,别和我较劲儿了,在凯迪尔丹回来,我们把能卖的全卖了,不能卖的就拿走吧。要不然,我们就没时间了,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阿巴拜克力和美合丽班父女俩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乌斯纳尔汗天堂美食的后院站着一群和田老乡,这些老乡是来给艾赛提幽灵治丧的。可是,阿巴克·托和提和乌斯纳尔汗不顾满院子治丧的人在客厅里掐着各自的脖子,扯着

大嗓门儿脏话连篇的互相骂着。

“哎，你这个黑了心的老母驴，你那个鸡巴嘴一天到晚不离钱、钱、钱，害死了儿子，把女儿艾合苔妮萨和儿媳妇阿斯亚逼进了监狱，”阿巴克·托合提跳起来把比自己高的多的乌斯纳尔汗扇了一个耳光，“为了吞掉凯迪尔丹的二十万，在他背后捅刀子，他扔下我们的女儿跑了。可怜的女儿祖丽阿依她深爱凯迪尔丹，她离不开他你知道吗？看看吧，女儿离开她的老公后，感到孤独、绝望，以吸毒来毁自己，看她整天浑浑噩噩、骨瘦如柴。你现在心满意足了吧，你这毁了良心的臭婊子！”

“哎，你这用屁来吹火的同性恋，我说钱、钱、钱难道是为了谁呀？我呸”乌斯纳尔汗朝阿巴克·托合提的脸上唾了一口唾沫。

“呸，你这个荡妇，脑子进水的破鞋，你这个老母驴。你知道吗，人算不如天算，你暗算凯迪尔丹，算来算去，把你的儿子、媳妇、女儿全都算进去了。看祖丽阿依也活不了几天了。哎，臭婆娘，这些祸害的源头难道不是你吗？这是报应啊！报应！凯迪尔丹不是好惹的，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母猪……”

是啊！为什么乌斯纳尔汗没想到这点儿呢？艾合苔妮萨和马建在广州走私毒品的细节以及她的住处凯迪尔丹了如指掌。所以，谁都不敢否认这次是凯迪尔丹神不知鬼不觉的狠狠地报复了乌斯纳尔汗呀。因为他现在就在广州……

“凯迪尔丹你这畜生，你等着吧，我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否则，我不是我娘养的。”

客厅的门“咯吱”一声被谁拉开了。随之，乌斯纳尔汗和阿巴克·托合提相互掐着脖子的手也立即松开了。他们俩就像准备不辞而别的客人，愣愣地站在客厅的中央一动不动。站在客厅外面把阿巴克·托合提和乌斯纳尔汗相互骂的不堪入耳的脏话听的一清二楚的伊力木江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他把门用力一拉，站在门槛上怒吼道：

“哎，阿巴克哥，乌斯纳尔汗嫂子，“洗埋体^①”的人来了，你们赶快去准备浴

① 洗埋体：洗麦体的意思是给穆斯林的亡人洗尸体。

礼的水壶、汤瓶、浴巾、棉花、香皂、香水、盛水的浴盆。做“克凡^①”的女人们都在那儿等着呢。做“克凡”的白布在哪儿呢，快拿出来呀。”

“伊力木江孩子，我这就去拿做“克凡”的白布，我这就去……”

乌斯纳尔汗一走到院子就放声大哭起来，“儿啊，你走了，我的翅膀断了呀，儿啊，你是被害的呀，你被冤枉了呀，儿啊，年轻夭折的儿啊……”乌斯纳尔汗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嘴里胡言乱语的嚎哭着，那个声音就跟鬼哭狼嚎似的让人不由得全身起鸡皮疙瘩。祖丽阿依腰缠着白纱布，围着长长的白沙布头巾，用白布条子把头绑得紧紧的。浑身上下戴着白孝的祖丽阿依也转着院子哭得嗓子都哑了。乌斯纳尔汗哭到祖丽阿依的身边刚要抱住她，不料，被祖丽阿依把她推到了一边。

“你这不得好死的，你这个没出息的，离了男人活不了的贱货，”乌斯纳尔汗边哭边嘟嘟囔囔的骂着祖丽阿依，趁人没注意赶紧走进了卧室。就在艾赛提幽灵的埋体穿了克凡，放置到塔拜提^②后，祖丽阿依哭天喊地地抱住了塔拜提。

“哥啊！你好可怜哦，你那么年轻就走了，是妈妈的贪婪，是妈妈的无情和残忍，让你掉进了吸毒和贩毒的泥沼中。哥你等着我吧，很快我就会去找你的，我们在没娘的阴间里，没有白色魔鬼的干净世界里相依为命吧。哥啊！你一定等着我！我在娘的身边好害怕，她不是我们的娘，简直就是杀害我们的魔鬼，哥，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妈妈吗……”

祖丽阿依滔滔不绝地哭诉着，撕心裂肺地呐喊着。是啊，那么年轻的哥哥猝然离去，虽然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吸毒和贩毒的祸害，但他还是个鲜活的生命啊！

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完全可以给他阳光灿烂的前程。遗憾呐！就是那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娘，亲手把自己的儿女们推进了万丈深崖，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幸福。就是那个没羞没臊的娘，为了钱把儿女们变成了毒品的牺牲

① 克凡意即：殓衣，不是伊斯兰教陪葬用物，而是包裹亡人遗体的白色棉尸布。

② 塔拜提是穆斯林放置亡人遗体的架子。

品。这算什么世道啊！哥哥这么一走，祖丽阿依完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她觉得前途一片黯淡，死神慢慢地朝自己走来。她完全没想到，原来生命可以像休止符一样骤停。像她哥这样在周围人眼中的吸毒者，给社会、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厄运的一个作恶多端者死了，一个国家就少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父母也会从无边无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样的人还是趁早让安拉的地狱烧成灰才是大快人心的事。因为人们痛恨贩毒和吸毒者，所以用最毒的语言诅咒他们。但是，亲人之间还是无法承受生死离别的痛苦。哥哥的死给祖丽阿依带来了无限的落寞和空寂，她每天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等待生命停止的最后时刻的到来。最终这一刻到来了。祖丽阿依带着凯迪尔丹曾在她耳边留下的温存的求爱声，那曾留在嘴唇和额头的甜蜜的热吻，以及他们水乳交融时激荡起的动人的波涛声，带着她和凯迪尔丹爱的结晶去找哥哥了。在艾赛提的四十祭日，祖丽阿依带着肚子里八个月的孩子与世长辞了。她注射了大量的毒品自杀了……她要是再等一个月，孩子就会出世的。可是，祖丽阿依还是把孩子一起带走了。也许她在阴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世道里像自己一样煎熬，被厄运折磨；也许她不想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就这样残酷无情的把腹内的孩子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祖丽阿依入土的那一天，美合丽班抱着儿子在邻居伊力尔和祖力皮亚家里哭得很伤心。她的儿子凯赛尔因出了麻疹，所以她带着孩子在妇幼保健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今天出院，一进家门她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最后剩下的那个落在阳台和窗户的进口窗帘都被阿巴拜克力卖掉了。还有，美合丽班进了卧室差点儿晕倒，因为卧室里的高档双人床单、被褥、羽绒枕头全都不见了，摆在固定玻璃柜的精品也没了，已经是家徒四壁了……

“这个家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把家里的钥匙暂时就放在你们这儿。如果凯迪尔丹回来，请你们把钥匙交给他吧。”美合丽班不停地哽咽着，“我们邻居一场，相处的和和睦睦的……我以后肯定会想念你们的……”

“美合丽班妹妹，你经常过来玩儿吧，我们的门为你随时敞开着。”祖丽皮亚抚摸着美合丽班的头心疼地问，“现在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么？”

“就剩下菜刀、小刀、菜板，还有装盐和茶叶的玻璃盒子，过几天我会来拿走的。”